



张涤华文集

第一集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涤华文集

第一集

张涤华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涤华文集·第一集 / 张涤华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1141-123-2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张涤华 (1909~1992) —文集②汉语—现代—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468 号

张 涤 华 文 集 · 第 一 集

张 涤 华 著

出 版 人:张传开
责任编辑:汪鹏生 孔令达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965 × 1270 1/32
印 张:9.25 插 页: 3
字 数:249 千
书 号:ISBN 978-7-81141-123-2
定 价:32.5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张涤华教授(1909—1992),安徽省凤台县人,笔名攸沐、徽凤、张多。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古典文献学家、教育家。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早在上大学前,张涤华先生就曾担任过中小学语文教师;大学毕业后,又先后在鄂、湘、渝、皖等地的中学和大学任教,前后六十余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曾长期担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研究所所长、现代汉语专业硕士点负责人,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语言学会会长,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学语文》杂志主编,当选第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安徽省人大常委。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涤华先生一生潜心学术,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成果涉及众多领域。张涤华先生在目录学、文献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1943年,他的第一部专著《类书流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就中国古代类书的界定、起源、体例、沿革、价值、存佚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采取图籍之宏博,辨正前人之错误,发抒己见之精详”(杨大鈞序语),对目录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成为该领域中的一部力作,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曾多次重印和再版。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古代诗文总集选介》(后更名为《历代诗文总集选介》)是张涤华先生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对《文选》等十一部中国古代大型诗文总集的成书经过、版本流传、利弊得失及学术价值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判,填补了我国文献学、目录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张涤华先生还撰有《〈别录〉研究》一书,惜“文革”时书稿散佚,仅存数篇,收录在遗著《张涤华目录校勘学论稿》中。

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起，张涤华先生就将主要精力用于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上。1958 年，他的专著《现代汉语》(上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重点讨论现代汉语语法，对语法理论解说详细，深入浅出，见解独到；对争议较多的问题，博引各家之说，细加评析，持论公允。这部著作对现代汉语的理论建设和教学实践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出版之后即被多所高校中文系用作教材。1988 年，张涤华先生和胡裕树、张斌、林祥楣等先生共同主编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词典对现当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术语、概念、语言学家和语言学流派作了广泛的介绍和解说，是汉语学界第一部较为全面地总结汉语研究方面成就的词典。出版以后，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欢迎。

张涤华先生在词典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1962 年发表的《论〈康熙字典〉》一文，在论述《康熙字典》与古代字书关系的基础上，从收字、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编排、附件等七个方面对《康熙字典》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论述，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对《康熙字典》作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文章对研究利用《康熙字典》和历代字书以及现代辞书的编撰等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75 年国家重点科研工程《汉语大词典》编撰工作启动，张涤华先生随即投身于这一工程。1979 年，他受命担任副主编。在十多年的编撰工作中，他一直主持安徽师范大学编写组的编写工作，在这部传世巨作中凝结着张涤华先生的大量心血。针对词典编撰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张涤华先生还先后撰写了《略谈词典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从〈李商隐诗集〉谈有关收词和积累资料的几个问题》、《古籍词例举要》、《读新版〈辞海〉偶识》、《读新版〈词源〉偶识》、《略论〈说文解字〉的说解》、《〈说文〉段注与辞书编写》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汉语大词典》编撰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词典编撰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涤华先生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尤深，曾撰写《律诗简介》、《关于词牌及其它》等论文，晚年还主编了《全唐诗大辞典》。张涤华先生对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有深入的研究，1961 年，他撰写的《毛主席诗词

小笺》在《安徽日报》上连载,首尾一年。196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该书对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作了较为精当的注释和有独到见解的赏析,在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响。1991年安徽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

张涤华先生的著作原由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论文则散见于不同的期刊,加之这些论著发表时间跨度大,现在有些论著要找到已有困难。为了方便读者全面地了解、借鉴张涤华先生的学术成果,经多方努力,我们现将张涤华先生的论著结集出版。

《张涤华文集》共分四集。第一集是有关现代汉语和文字学的论著,第二集是有关目录学的论著,第三集是有关词典学、校勘学、训诂学的论著,第四集是有关中国文学、修辞学的论著。

张涤华先生生前曾为我院,尤其是我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谨以编辑此文集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同时纪念他的百年诞辰。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9.10

现代汉语(上册)

总目录

现代汉语(上册)	1
从字数上看汉字的演变	263
标点符号起源辨	273

目 录

前 记	1
第一章 绪 论	3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	3
第二节 什么是汉语?	7
第三节 什么是现代汉语?	13
第四节 怎样学习现代汉语?	26
第五节 小 结	32
第二章 语 法	34
第一节 语法总述	34
一、什么是语法?	34
二、为什么要学语法?	36
三、语法的特点	40
四、语法构造的重要	43
五、语法研究的历史	46
六、小 结	51
第二节 词 法	52
一、词和词法	52
二、现代汉语构词法	66
三、现代汉语构形法	83
四、词 类	99

五、小 结	145
第三节 句 法	147
一、句和句法	147
二、词 组	152
三、句子的成分	161
四、句子的类型	202
五、小 结	259
后 记	262

前 记

1956年秋天,安徽师范学院函授部开办中国语文函授专修科,招收在职的初中语文教师进行为时三年的语文学习,并决定第一年先授现代汉语。科里需要编一部函授讲义。9月初函授部的负责同志们才同我商定由我来编写,10月初函授科就开学了。任务既然如此紧迫,我又忙于中文系的教学工作和一些行政事务,不能完全腾出手来;因此,只有尽量利用一切可能挤出的时间极力赶写。九个多月以来,除了偶而生病和因公外出以外,几乎没有一天停过笔。到今天,上卷二十多万字,总算是“赶”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函授部的同志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交给我这项任务并且加以支持,那末,懒散的我能不能在比较短促的时期中写出这么一卷书,实在是很成问题的。

这一卷包括绪论和语法两章。绪论部分介绍一些学习现代汉语必须具备的知识,只拣最重要的说一说,因而篇幅较简。语法部分是本卷的重点,所以解说较多。关于语法体系,本来想完全依据《汉语》课本,可是,由于几册课本编写时并未全部看到,很难处处结合;同时,个人对于课本的某些说法也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曲从。因此,写成之后,跟课本对照起来,便不免有些异同。好在大家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的讲法目前还没有定于一尊,小小的分歧也许是可以允许的吧?

下卷包括词汇、文字和语音三章。语音所以摆在最后,这是由于语音非面授不明,而预计能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已近暑期。如果有些地方函授不容易搞清楚,那末到暑期集中讲习时便可当面指出了。有人对于语音章讲授的次序有疑问,因而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

(语法所以先讲,那是由于编写这一部分时中学里正在讲语法,这样,两下里便容易结合起来。)

上面说过,编写这卷讲义的时间非常迫切。正是由于如此,所以有些问题我都来不及从容考虑,文字方面也来不及仔细斟酌。这一卷实在是地道的“急就章”,不妥和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我非常渴望大家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意见,以便将来重印时可以得到改正。

本卷的校对工作以及编写目录等工作,都是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的几位青年同志替我做的,特在这里表示谢意。

作者

1957.6.1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

谁都知道,语言就是人类所说的话。这只是粗浅的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观点应该说:语言是社会现象之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为什么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这得从两方面来说。第一,宇宙间存在的一切现象虽说纷纭复杂,但大别总不外两种:一种是自然现象,是不依赖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如天体的运行,气候的变化等等;一种是社会现象,是依赖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如政治、法律、艺术等等。语言是人类说的话,离开了人类就没有语言。因此,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①这是极其明确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可以知道语言既然与人类社会相终始,既然不能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那末它当然就只能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第二,语言是社会现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语言是依赖人类社会的,即依赖集体的,不是依赖个人的。虽然说话只是个人的行为,说话的过程一般只是在个别的个人之间进行,但是语言却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社会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是人类集体所创造的,是为集体而创造的。个别的人既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任意改变它、使用它。语言

^①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对于个人有一种强制性,即使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他也得被强制使用社会通用的语言,不能另创一种独特的语言。因为不如此,语言就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就不能使人们互相了解。由此可见,语言虽然被个人、个体利用着,可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变为个体的,它的本质是社会的。它是社会现象,不是个人现象。

为什么说语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因为语言虽是社会现象,但它只是社会现象之一。它跟其他一切社会现象相同之点,只在于:替社会服务。除了这一点之外,它还有着自己的专门特点。“语言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所以语言才是独立科学——语言学——底研究对象。”^①我们知道,自从劳动创造了人类之后,人类就过着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人们需要互相了解,需要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这样,就需要互相交际、交流思想。可是,要交际,要交流思想,凭借什么来进行呢?很显然,最简便的就是语言。因为“语言是思想底直接现实”,^②“思想底真实性是表现在语言之中”,^③我们只要通过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就可以使对方了解,就可以达到调整共同工作的目的。由此可见,语言是一种工具,它的职能就在于供人类使用,为人类互相交际、交流思想作桥梁。自古至今,世界上一切人类社会尽管有没有文字的,但却从来没有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由此可见,语言实在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④列宁教导说:“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

^①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② 马克思语,转引自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页。

^③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页。

^④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页。

的工具。”^①契科巴瓦说：“语言的社会本质决定于语言的职能——作为交际工具(交通的功能)。”^②这些话都说明了交际职能实在是语言的基本职能。^③

为什么说语言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必须认识思想交流的重要性。斯大林教导说:“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 因为没有思想交流, 便不可能使人们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 在为生产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调协其共同活动, 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 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 没有社会组成员共同的语言, 社会便会停止生产, 便会崩溃, 便会无法继续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说, 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 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④这是告诉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 思想交流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 而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的语言, 人们随时随地都要运用它, 没有它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成为不可能。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无比的重要性。然而, 还不仅如此, 斯大林又教导说:“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从动物界划分出来, 结合成社会, 发展自己的思维, 组织社会生产, 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达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⑤由此可见, 语言在人类发展史中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语言, 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 说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需要语言, 跟语言分不开来。斯大林把语言的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 是过去的语言学中所从来没有的。

① 转引自斯大林著, 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18 页。

② 契科巴瓦著, 周嘉桂译:《语言学概论》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4 年版, 第 19 页。

③ 除了“交际职能”以外, 语言还有另一种职能, 叫做“表达职能”, 即用以体现思想表达思想的职能。因为语言可以作为交际工具, 也可以作为体现思想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 任何语言都不会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是交流思想的工具, 同时, 唯其语言是交际工具所以才能获得这种表达职能, 如果不用来做交际工具也就不可能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因此, 交际职能是语言的基本职能。详可参看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上册第 18-19 页;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 北京大学 1956 年版, 第 61-64 页。

④ 斯大林著, 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20-21 页。

⑤ 斯大林著, 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46 页。

总之,语言的本质是社会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这种社会性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语言对于社会有着极其密切的依赖性,没有社会,就无所谓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对于社会又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没有语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都是不可想像的。语言为什么有这种社会性质呢?归根结底,只是由于语言是交际工具,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凭借这种工具才能进行。因此,契科巴瓦说:“语言依赖社会,因为语言充当交际工具;没有语言,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仍然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①

语言是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社会里人们的交际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可是,社会现象不止一种,语言之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②语言跟这些有什么区别呢?斯大林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连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包括在内——所固有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替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连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包括在内——替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就只限于这一点,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问题是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的东西之外,还有着各自的专门特点。这些专门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且这些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它在经济上替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并且替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③而语言的专门特点,如前所说,则是以一种工具来替社会服务。他们之间显然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如此,所以斯大林肯定:“语言既不可列入基础一类,也不可列入上层建筑一类。”^④语言实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语言是社会现象,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阶级社会中,语言

① 契科巴瓦著,周嘉桂译:《语言学概论》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

② 根据斯大林所下的定义,“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见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③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35页。

④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应该是阶级的。斯大林教导说,正因为语言是“社会现象”,所以它不可能是阶级的,因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统一的,对社会的所有组成员是共同的”。^①这是很明显的,在没有阶级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当然不会有所谓阶级的语言;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尽管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但是一些敌对的阶级(例如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仍然使用统一语言,也不曾出现过阶级的语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必然消灭,而语言则将继续存在,当然更不会有阶级的语言。因此,自有语言以来,它就始终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说法,是把语言与上层建筑混为一谈,是把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是把语言所受的个别阶级的影响当成语言的本质: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因此,斯大林指出:“语言的‘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②

第二节 什么是汉语?

汉语,顾名思义,就是汉族的语言,就是中国领土以内及海外一切汉族所使用的语言。

汉语就是一般所谓中国话。但是,为什么不索性叫做中国话呢?这是由于我们祖国正像苏联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之外,还有数量很多的少数民族。^③汉族和这许多少数民族合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所说的话都是中国话,不止汉语一种。因此,为了更切合实际一点,一般就称为汉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汉族跟其他少数民族,地位是完全平等的,语言也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就历史上发展的情况看来,汉族却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汉语呢,也是祖国语言的代表。它跟其他少

^①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0页。

^② 斯大林著,李立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③ 据不完全的调查,少数民族的数目在60种以上,见罗常培:《中国的语言学》,《科学通报》1953年4月号。